

华夏文明纵览

[主编]王志艳



神秘的 草原文明

走进内蒙文明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华夏文明纵览

[主编]王志艳

K203
312

神秘的 草原文明

走近内蒙古文明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夏文明纵览/王志艳编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7

ISBN 7-207-07043-8

I. 华… II. 王…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7805 号

华夏文明纵览

主编 王志艳

出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编:150008

网址: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0

字数:2400千字

版次:200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207-07043-8/G·1653

印数:1—4000册

定价:648.00元(全24册)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前言

什么叫“文明”？在今天看来，文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要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很难。文明包罗万象，它是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的集合。文明还是一个空间，它集合了文化领域的所有特征与现象，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头等重要的思维模式。

从悠悠历史长河看，具有最顽强生命力的文明只有一个，那就是华夏文明。如果将世界民族竞争的起跑线定在六千年前，那么，迄今为止，惟有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一个黄皮肤、黑眼睛、面部线条柔和、写方块字、讲单音节的族类——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国家形式，顽强地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完整地保留并不断发展了自己的原生文明！

在华夏文明演进过程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进程，不同于欧洲和中东的诸文明。这不是历史偶然性和地理差异的结果，而是华夏文明优越性的自我证明。

文明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而华夏文明是众多文明中最璀璨的明珠。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华夏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中国历史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再从封建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期间制度不断转换，王朝不断更替，帝国兴起又衰弱，唯一不变的是文明。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延续下来。由此可见，政治制度只是华夏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在语言文

字和思维模式上统一的中国社会命运,最终依赖于基本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这种生生不息的文明历程谱写了华夏文明史。

当中国崛起之际,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之际,回首我们的民族走过的五千年漫漫岁月,展望中国必定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华夏精神的伟大力量,它是推动我们民族发展和复兴的强大驱动力。

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过去五千年的岁月中生生不息,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华夏文明薪火传承,光芒照耀亚洲,影响及于世界。

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繁衍兴盛,融会众多民族,并且形成和维系了团结统一的趋势。这一大趋势穿越数千年时空历久而弥坚。

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压力与日俱增、民族的生存和命运又一次面临挑战之际,掀起改革开放大潮,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开辟民族复兴的新纪元。

为了传承华夏文明,延续民族血脉,弘扬传统文化,展现世纪风情,我们特意精心编写了本套图书——《华夏文明纵览》。本套丛书共分24卷,以华夏地域为线索,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资料”进行编排,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科技、宗教、艺术等诸多领域,是一部了解华夏历史、探求华夏根源、感受华夏文化的优秀图书。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悠悠古国,灿灿历史。《华夏文明纵览》宛如一宗弥足珍贵的巨卷,为我们揭开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一页页的辉煌篇章。

目 录

草原文明的形成及贡献	(1)
草原风情	(10)
五月五日节的神秘面纱	(10)
古朴温馨的祝寿宴	(12)
草原生活与狗	(15)
回首曲棍球	(17)
马头琴的情怀	(20)
宰羊的饮食风俗	(23)
蒙古族春节风俗	(25)
舒缓飘逸的高原风——盅碗舞	(31)
热烈奔放的草原魂——安代舞	(33)
剽悍、洒脱的韵律——筷子舞	(36)
永恒的祭祀——敖包	(39)
娶嫁风俗	(45)
传统饮食	(57)
最受推崇的食物	(57)
艾如克	(59)

马奶酒	(60)
萨林阿日黑	(62)
稀奶油	(63)
奶皮子	(63)
呼如德	(64)
比什力克	(65)
“额吉该”及“阿乳乐”	(66)
白奶油	(66)
顺塔利哈	(67)
草原景色	(68)
锡林河九曲碧水	(68)
美丽的西拉市伦	(72)
北国雪都阿尔山	(78)
“流沙仙踪”居延海	(81)
老哈河塞北名川	(84)
清澈碧蓝的海拉尔河	(91)
释迦佛舍利塔	(94)
屹立于塞北的千古长城	(97)
草原服饰	(101)
蒙古男人的佩饰	(101)
浑然大气的男装	(106)
精美艳丽的蒙古女装	(112)
乌拉特服饰	(118)
古朴秀丽的丝缕风韵	(120)

象征尊严的帽子	(125)
建筑文化	(130)
归化——归绥——呼和浩特	(130)
清真东北寺	(132)
漠南蒙古寺庙	(134)
盛乐古城	(139)
古代名城——丰州	(145)
公主府——民族团结的纽带	(148)
蒙古包——草原牧人的心灵港湾	(155)
大漠重镇——黑水城	(158)
蒙古高原的朝圣之地——成吉思汗陵	(167)
草原名人	(172)
英声赫然的察合台	(172)
草原英雄嘎达梅林	(174)
影响辽代兴衰的三个女人	(181)
蒙汉文学交流的杰出代表尹湛纳希	(189)
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	(192)
真爱献给天堂草原的腾格尔	(194)
激情放歌大草原的德德玛	(196)

草原文明的形成及贡献

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地域文化之一，“草原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区域特色。草原文明或称为草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明形态或文明起源的主要文化类型之一。草原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同为华夏文明的主要源流和组成部分。草原文明以游牧文化为主体，即原生文化，包括草原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中创造的次生文化，和草原地区非游牧民族创造的共生文化。

与“农业文明”、“渔猎文明”和“大河文化”（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辽河文化等）相比，草原文明尽管在上一个世纪后半叶已经提出，但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尚缺乏深入、系统、求实地阐述。因此讨论草原文明，首先应当确认“草原文明”形成的标志以及它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地位。

草原文明产生于草原氏族、部落特有的群牧经济形态的确立。这是草原文明有别于其他“大河文化”孕育的农业文明和渔猎文明的本身固有的文化基础（或文明特质）。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和文明，必须根植于一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之一。草原文明作为人类社

会文明形态的重要载体之一，它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主要应是“牧业文明”，特别是以群牧形式为主的生产方式。正如 20 世纪末，中国地域文化大系《草原文化》中指出：草原文明是以“牧业为主的多种文明聚合的独特的文明形态”。

其一是它的原生性，即在几乎全天然的生态环境中，采取群牧的自然方式，实现畜群的繁衍和实现生产方式的持续。

其二是数量众多，具有畜牧业的广聚性，其规模远远超出从属于农业经济的家庭饲养。

其三是流动性，逐水草而居，逐水草而生，具有依托自然的优势。这种草原文明的群牧形式，是最早与草原民族的氏族部落同步协调发展。

从考古学上看，草原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历史标志，是北方草原的“细石器文化”传统。草原文明的标志性文化载体“细石器文化”，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已经提出，并首先在呼伦贝尔草原得名。

一段时间，学术界曾有人对“细石器文化”提出疑议，认为构不成一种独立的文化。也有人认为这种认识是因为对中国北方草原文明的意义及其独特价值，具有某些忽视或偏颇造成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草原文明的历史地位，客观全面地考察中国文明初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细石器文化”非但不应否定，而且应当认真深入地研究，就像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草原文明一样。草原文化中“细石器文化”传统是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细石器文化伴随草原文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早期铁器时代以前。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裴文中

先生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细石器文化略说》指出：“在我国东北、内蒙及新疆地区中，至旧石器时代末期，经恢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迄于铜器时代止，皆有人类继续栖止……若专以此种人类之石质遗物而论，所用之石核约皆微小，形如尖锥，或形状如扁平者。由此种小石核打下之石片，约皆为长方形或小方形者，制成之石器，约皆形体狭小，做工精细。此种石器名之为细石器。”这是中国学者最早对草原细石器文化所下的科学定义。

其二，细石器文化是草原文明中最原生的早期文化。这种以压制、剥制、琢制和磨制相结合制作的细石器，具有草原民族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

其三，草原文明中的细石器文化和其他新石器文化类型一样，也不是单一的。其共存的文化因素至少还有两种，这就是“复合式工具”和骨角器发达。所谓复合式工具，主要指用石片、骨角器和木质工具的非单一材料，组合或配套制作的复合式工具，有复合式刮削器、镶嵌石片和骨片、骨角、蚌器相结合的复合工具等。这种复合式工具首先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呼伦贝尔草原的“昂昂溪文化”，近年在同一区域的“哈克文化”中最为突出。继这种复合式工具发展而来的最先进的草原民族的复合式武器，在新石器时代中、前期是弓箭的发明，弓箭是草原文明中的最早发明的最先进的复合式工具，是草原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它的出现甚至不亚于金属工具的发明。

弓箭发明共生的“骑射文化”，是草原文明的又一重要文化标志。与草原细石器文化共存的又一考古学现象是骨角器的

发达。如与细石器共存的遗址往往有用兽骨与兽牙以及鱼骨、蚌类和兽角制作的工具和大量装饰品，这是草原细石器文化的又一特征。

草原文明形成的另一个标志，是它依托的主要文化载体具有以“自然为本”的人文特色。在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讨论草原文明的标志后，这种文化体现在观念形态上的另一个标志是，以“自然为本”的人文精神和民俗民风。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依托自然资源。而草原文明在这一方面更有其独特性、原生性和协调性。

所谓独特性，是指草原民族和草原文明以自然为本的人文特色。这是由草原文明的经济形态决定的，即草原文明较农业文明、渔猎文明更直接依托和依赖自然资源，并直接将群牧形式的草场、水源和牲畜转化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形态——肉、乳及相关皮革制品，其生产过程更具有依托自然的直接性。

所谓原生性，是指草原文明的载体无论自然草场、水、空气和阳光，特别是草原和水这两个基本生存条件，与农业文明甚至渔猎文明相比，更少有人工改造和加工而形成变异的原生性，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可称为原生性的生态经济，越是久远的草原文化，这种原生性越是突出，这即是草原文明朴素性、原始性的一面，也是它的优越性的一面。

所谓协调性，是指草原文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草原文化的一大优势，这一经济生态特征对现代社会仍有着重要借鉴作用，从人类的生活的基本条件衣、食、住、行来看，草原民族的衣着以皮革、兽毛编织品为主。从遥远的古代至现代，皮

革制品和毛制品一直是草原民族与肉乳并存的重要的副产品。众所周知草原民族的饮食以肉、乳或兽产品互易的农产品为主，具有原始生态的意义。草原民族的住，是逐水草而居，“穹庐为室毡为墙”，这是草原文化的建筑特色。这种草原式的居住方式具有建筑耗材少、无污染、节省能源的特征。草原民族的行，以牛、马、驼、羊为主，依附它的车仗也具有原始性。草原民族的这种交通工具在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前，同骑射文化一样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从以上衣食住行诸方面看，草原文明以“自然为本”的生态形经济，在历史上养育和造就了草原民族及其文化。尽管历史上和当代社会条件环境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当代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关注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人类未来的大问题，至少可以从“草原文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宝贵的借鉴。

在中华文明产生、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草原文明产生了深刻的、重大的影响。

首先，在政治方面，自夏朝以来，在华夏诸族发展的历史中，建立中原王朝最多、时间最长的并非是中原的汉族，而是出身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或具有较多游牧民族血统的君主。这一状况在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王朝更换的方式促进了政治更新，并推动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及南方文化的交流，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据史书记载：草原民族也是“黄帝子孙”、“龙的传人”，是形成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基石。进入封建社

会，中华民族的三次大统一，是由出身西戎的秦始皇建立的秦朝，拓拔鲜卑建立的北魏和具有较多鲜卑血统的隋、唐王朝，蒙古族的成吉思汗至其孙忽必烈建立的蒙元帝国完成的。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开疆拓土，为拓展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草原民族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草原民族的法律适应不同的游牧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需要。特别是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扎撒》，与《大秦律》、《汉谟拉比法典》、《古罗马法》共同构成世界法制史的里程碑。草原民族在法制建设方面的历史贡献，在某些方面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例如，我们现行的省、地（市）、县行政区划，脱胎于元朝的行省制，清朝的省、州、县制，甚至不少行政区划的名称，都与元、清两朝相同或相似。

草原民族从贫困、弱小、落后的状态奋发图强、发展壮大，历经数百年、数十年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成为强大的民族，甚至统一中国，留给我们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仍然可以启迪我们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为将祖国建设成不负前人的政治强国、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而发奋努力。

其次，在经济方面，草原民族创造了适应北方草原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的畜牧业生产方式，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保留了巨大的绿色空间。自古以来，草原地区提供了中原农业发展和交通运输的畜力（牛、马、驼等）。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

交往，形成了我国起源最早（大禹时代）、历史年代最多（自夏朝至民国）、延续时间最长（约4000多年）、覆盖地域最广（整个北方中国和蒙古草原）、通商路线最多（自山海关至额济纳旗）的“草原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或者以贸易特点名之曰“皮毛路”、“茶马路”，对中华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今天的北京城，是在辽王朝南京、金王朝中都燕京的东北方，由元朝建立大都奠定基础的。草原民族的生活习俗胡风南渐，影响到中原及其他地区，对华夏诸族的生活习惯产生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

第三，在军事方面，草原民族以骑兵为主的作战方式，引发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推动了以骑兵与步兵结合的作战方式取代车战、步战结合的方式，影响了中国自奴隶社会后期到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战争史。草原民族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及其代表人物匈奴的冒顿单于，鲜卑的拓拔圭、拓拔焘等人，契丹的耶律阿保机，女真的完颜阿骨打等人，在中华战争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成吉思汗作为草原民族军事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实践家，与中原民族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共同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军事家、世界军事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座丰碑。

第四，在文学方面，以《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为代表的草原民族英雄史诗，为我国在世界史诗领域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草原《史记》——《蒙古秘史》及其他史籍构成了融历史、文学、语言、神话、民俗于一体的具有鲜明特色的草原史学体系，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草原民族的诗人、文学家创作的作品和民间诗歌、文学作

品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代表作《敕勒歌》传唱千古，享誉中外。元曲杂剧构成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座高峰。

第五，在文化艺术方面，自大兴安岭至天山山脉的草原岩画带是世界上年代最为久远、延续时间最长、跨越地域最广、内容最为丰富的岩画长廊，被国内外专家誉为“刻在山岩上的史诗”。以和林格尔东汉护乌桓校尉墓室壁画、契丹墓室壁画等为代表的古代壁画留下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在世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北朝（以北魏为代表）是我国石窟文化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创造了以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鄂尔多斯阿尔寨石窟等为代表的中华石窟文化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年代，在世界石窟文化艺术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以红山玉文化，东胡、匈奴青铜文化和匈奴金银工艺品，鲜卑金银器、陶器、青铜器，契丹辽塔、金银器、陶瓷器，西夏金银器、陶瓷器，女真金银器、陶瓷器等为代表的草原艺术品，构成了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艺术发展长河。元朝大大推动了东西方的艺术交流，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东方与西方文化艺术荟萃交融、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特别是蒙古族崇尚蓝色代表的长生天、白色代表的吉祥与财富的传统审美观催生的青花瓷，开创了中华民族陶瓷发展史的一代风气之先，在清朝蔚为洋洋大观，至今在世界艺术品领域一枝独秀。清朝是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又一黄金时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化艺术的发展在当时的世界上独步风骚，至今放射着璀璨的光芒。草原民族的歌曲、舞蹈、乐

器等，是中华民族文艺百花苑中的奇葩。

最后，在科学技术方面，北方草原上的各族人民，生长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掌握了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特别是在畜牧业、畜产品加工、交通运输、建筑等方面，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地域特色的技术体系。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医学、天文、地理等方面还升华为系统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技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讳言，草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具有当时历史时代的特点，其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这是我们在继承、弘扬草原文化的优秀遗产中需要辩证地认识、科学地对待的。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应当肯定，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继承、弘扬草原文化，将内蒙古建设成民族文化大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治意义。